

## 出海

连日疲倦,上午在三亚歇息,睡至十点方才起床。

午后自崖州出海,船慢慢驶出海湾,冲进大海。沿着陆地山脉线走,海水的腥咸味极冲,像风一样在鼻底狂飙乱窜一气。

行经半日,一侧远山始终跟随身侧,像一幅没有边际的古画,不断连绵伸长。傍晚之后,渐渐驶入深海,那些山脉慢慢变成极淡的一条长线,缩小到一个点,最终被地平线吞没,消失在海面上。举目张望,四周都是海水,再无他物。船高低起伏,在海里压出一道水痕,水花像一锅煮开的水,沸腾跳跃。航船走得远了,水花方才散去。

人只能在船舱、甲板两地活动。第一次进入深海,感觉颇新鲜,满目湛蓝,水深已过千米,诡秘清幽。人在船上看着,只一色而已,盖住了海底别有洞天。没有风,水面海浪卷起两尺有余。偶尔风大,船晃动不已,平躺站立皆有波动感,侧卧而息,身体方才稍微安稳一些。同行三五人晕船,我也略有不适。起心读书、写作,十几分钟即觉得目眩,不敢继续,索性睡了片刻。

海上天色与陆地不同,傍晚六时,兀自艳阳高挂。云霞极安静,光照过,虽灿烂却也安静,或许是心境的缘故。

晚饭有四道菜,只觉得四季豆和生菜清爽,另外两道荤腥,并不敢伸筷子。

船中无事,取得随行的《水浒传》,多年未读了。如今再看,中间的书事竟忘了,仿佛没有重读过,只记得第一次读到此书的情景,书页里跃出无数个少年的场景。近来整理床铺,枕上常见落发无数,揽镜自顾,鬓角白发又多了几根,我不禁蓦然惊心。我知道少年走远了,虽然心里还有他,也只能是偶尔的挂念吧。

船尾轰鸣声听得只是聒噪,海浪拍打船舱声哗然,一夜耳中不休,有不同的风味,听着听着,不知今夕何夕,沉沉睡了过去。

### 北礁边上

船行不息,在南海走了一夜。

晨六时起床,脑目一新,精神亦好。昨夜睡眠甚佳,一场好睡胜过三顿美食。美食的诱惑,让人馋涎欲滴。岁月增长,馋心淡下去,禅心涨上来。也有天赋异禀者,垂暮还是老饕。古人觉得眉毫不如耳毫,耳毫不如项条,项条不如老饕。此言语是说老人虽有寿相,不如善饮食者稳健。

“脉然睡觉如天远”,忘了是谁的词,枕畔想起,觉得自己就在那天远之地脉然睡觉。

昨夜下了雨,日出后,船头挂着一弯彩虹,七色嫣然,引得众人惊奇,觉得吉祥。在故乡见过一次彩虹,横跨两山之间,像一座雄伟的大桥。三十年了,还记得那彩虹的辽阔。

不知昨夜何时抵达北礁,醒来但见船停泊在一旁,慢慢悠悠地,风吹着轻轻晃荡。海与天空相连,礁石未露半寸。

阳光极好,照得人火辣辣的,身心都不耐烦。不敢在甲板久待,在阴凉处续读《水浒传》。看到林冲的故事,先是风雪山神庙,后是雪夜上梁山。头顶是南海的烈日,书里一场寒人仓皇的雪,一幕话本强人的雪,在纸页间一下六百多年。只可惜雪景笔墨粗疏了一些,大概说书人身在南方,对北国大雪天气感受不深。

北礁又少干豆,周边海域浪急暗礁多,是南海著名的险区之一,古今不少航船在此触礁沉没。

古人出海远行,备有《更路簿》,在博物馆见过几件渔民的手抄本。有人说“自大潭去干豆,壬丙兼二线,己亥,十三更收”。还有人说“自三峙下干豆,南风甲戌,北风乙辛,三更收”。言辞寥寥。前人借罗盘定方位,借此航行指南,是为古籍,秘不示人。其中实有一份大艰难,要查海况,要观天气,要知人情,要测风向,要通物理。

遥看北礁,晶莹剔透,颜色与深海域大不同,如一翡翠勒子横在那里。礁盘水浅,泛着碧绿。

一船人坐等海水退潮,舟中众客悦然携鱼竿垂钓去也。得各色海鱼,大小不一,有香蕉鱼,红石斑,花石斑、连尖、红鲷、剥皮鱼……

海鱼面貌与陆地淡水鱼迥异。花斑入目温润,红鲷颇可人,连尖有怪相,侧扁,体态稍长,头长与高度相近,吻尖亦长。其他鱼种各自体态。

饭事有鱼汤,各类鱼混在一起,炖烂成汤,放了葱花、盐,做不得法,也串味了。也许不过口味习惯而已,倒是觉得有些委屈了好食材,所谓暴殄天物,无非如此这般。尤其可惜两条红石斑。

粤菜里红石斑用来清蒸,放葱、生姜、盐、油、白糖、花雕酒。起锅后,将油烧热,浇泼鱼身,倒入豉油和胡椒粉即可。鱼肉包裹着清淡的酱汁,恰到好处,触舌即化,入嘴瞬间有种懵懂错觉,一丝丝嫩滑,仿佛打开了海底澄澈的世界。口味有别,彼之砒霜,吾之蜜糖,彼之蜜糖,吾之砒霜。此番南行饮食,常有食材,多无烹饪。

天象略起变化,欲来大风,等不到退潮,上不得北礁,众人只好继续前行,傍晚时抵甘泉岛。一艘舰艇在几箭之遥,白色的船身在夕阳下有色彩的安宁。船尾又见彩虹,小小的一弯,颜色比早晨暗淡些。

人在船中,约束拘禁,不畅其行,腹中居然饥饿感更甚,此真真咄咄怪事也。



胡竹峰,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,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### ◇小说世情

## 歇马野人寨

张爱国

秋风漠漠,秋雨渐渐,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由西向东翻山而来。山这边,北侧还是连绵的山,南侧是浩荡潜河水。山河之间,一条马路笔直向东。莫团长站上一块巨石,目光随马路而去。马路那头,是县城——千年古城梅城啊,虽不过二十里,却一点儿影子也看不到。

“团长,我军今夜驻扎何处?”莫团长的目光和思绪被拉回眼前:河岸显然不可驻扎,莫非只能驻扎山下的荒草中?

秋雨没心没肺,也不知疲惫,越下越大、越下越凉。作为176师麾下的一支劲旅,几年来,莫团长和战士们已转战数省,不怕这雨、冷和夜,但怕被敌人发现。那样,梅城又如何收复?

莫团长看向北侧山上,有灯光点点,也似有炊烟袅娜。“山上村寨为何名?”“野人寨。”

一听得“野人寨”三字,莫团长不由倒吸一口冷气。

清军南下时,野人寨千余男女老少,仅凭有利地形,硬是将风头正劲的铁路挡在山下一月有余。清军无奈,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,并将其人其寨称作“野人”和“野人寨”。那些年里,各路人马进山“剿匪”,凡欲借道野人寨,均被无情挡回。两年多前,日本人打下二十里外的县城,次日就想攻下野人寨,但几次用兵均无功而返。

“团长,我们是打鬼子的,野人寨不会不管我们吧?”

莫团长抬头看看那面并未举高的旗帜,一声叹息:“谁上山一趟,向寨上说明情况?”“我!”一名年轻战士跑上来。

莫团长一看,点头道:“三愣子,也只有你去。”“我和你说过多回了,不许叫我三愣子!”三愣子的两只眼珠子都要跳出来。“我说三愣子,你爹啥水平,取个名字咋反着来呢?”“是哟,谁有你家老太爷水平高?给你取名莫敌,还真就打遍鬼子无敌手。”三愣子乜一眼莫团长,愤愤不平。“怎么样,做我儿子吧,我给你取个好名字。”莫团长也不笑。“你让我读书吗?让我读书我就做!”三愣子拍拍衣装,“哼!不和你说了,我去也。”

桂寨主住在一座倚山而建的小院里,院门大开。三愣子站在院门口,瞅瞅门楣匾额上的两个大



荷塘翠影 汤青 摄

### ◇小说世情

## 垃圾如亲

白晋

因临水,小区就叫水岸家园。小陆是年前才搬来的,二十四岁,长发披肩,明眸皓齿,一袭白裙翩若仙子。小陆的新婚老公是大学讲师,白净儒雅,落落大方。或早或晚,小两口相依相偎出入双对,神仙眷侣一般,惹得人人羡慕。

但羡慕的声浪,忽如潮汐匆匆远去。一切源于小陆的妈妈从乡下下来了。老奶奶慈眉善目,穿戴整齐,唯满脸褶皱和皴裂的双手,难掩风霜的过往。

拂晓,喧闹了半宿的城市尚在酣睡,可小区这难得的宁静,愣被楼下噼里啪啦的声响搅得稀碎。小陆妈妈挽袖露臂,拽根铁耙,大半个身子探在垃圾箱里,老鼠一样拱来拱去。

后来,老奶奶图省事,干脆呼哧呼哧拖出垃圾桶,“咣当”一脚踹倒,晨风里,席地而坐,干瘪的嘴里哼唱着谁也听不懂的小曲儿,不紧不慢地拾掇起垃圾来。

日久,院里污物遍地,瓶罐叮当。特别是一场雨后,出了单元门已没处下脚,邻居皆不胜其烦。可霜雪盈头的女奶奶却挥汗如雨,忙得不可开交。

垃圾一日日累积,屋里放不下,老奶奶见缝插针,一匝匝塑料瓶,一层层废纸壳,硬将明净宽敞的公共楼道堵得天昏地暗。邻居们忍无可忍,少不得指指点点,小陆夫妇视若不见,仍一身光鲜

进进出出。

夏天说来就来,楼道里物什狼藉,臭气熏天,活生生就是垃圾场了。四邻怨声载道。

物业经理领着两个保安来了,保安捏着鼻子说,阿姨,我们帮您卖了垃圾,腾出楼道好吗?老奶奶弓腰伸臂,雄鹰展翅般拦住保安,眯着眼说,小伙子,姨谢谢你俩的好意,东西得秋后才能卖。

保安还要劝说,老奶奶抢过铁耙横在手中,青筋暴起道,谁动我东西一下试试?谁动我跟谁拼了!保安满头大汗,上前不好,退后也不好。

闹声一起,邻居们如潮而至,连中风三年的王大爷一瘸一拐地来了。

群情汹涌,小陆夫妇可算有了动静。只见小两口咚咚跑下楼,举着手机大声对老奶奶说,妈,大姑来电话了,说大半年不见,想你想得病倒了。又说,垃圾我们拉去单位库房放着,等秋后涨价了再卖。

老奶奶犹豫半天,接过手机,叽叽咕咕上楼去了。老奶奶回乡当天,小陆夫妇即雇人清理了楼道。

暮云低垂,小陆逐一向邻居们鞠躬致歉,声泪俱下说,当初,爸死得早,全靠妈在乡下没日没夜捡垃圾供我上大学。如今,她见了垃圾,比见我还亲。

众人闻言,久久无语。

### ◇信笔扬尘

怀山之水,必有其源,安庆有今天“文化之邦”“戏剧之乡”的美誉,也是渊源有自。东汉末年,这里就诞生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民间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,可见其人文之盛、风气之先。

那天到了小吏港(今小市镇)的刘家山,路边有一个牌坊,上书“孔雀东南飞林园”,在《孔雀东南飞》诗前小序里,指明故事发生在庐江郡,即今怀宁、潜山两地交界的小吏港一带。入口处的两尊石狮子大有古风,与南朝皇帝陵前的镇墓兽有几分相似。再往里走,有块石碑,写着“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孔雀东南飞遗迹”等字样,是怀宁县人民政府1987年所立。碑后有个面积不大、形状奇异的池塘,传说是刘兰芝投水处。池塘旁边,就是焦仲卿、刘兰芝合葬墓。墓前有石碑,写着“汉焦仲卿刘兰芝之墓”。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曾说:“两家求合葬,合葬华山傍。”我便问附近有没有华山,都说没听说过。一千八百多年过去了,这样一个靠着长江的平原地带,地形地貌肯定发生了重大变化,如果华山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山,应该早就由于自然或者人为的原因消失了。

据当地人讲,焦仲卿、刘兰芝是按照平民礼节下葬的,陪葬品不会丰富,所以焦刘合葬墓始终没有盗墓贼“光顾”,至今保存完好。我问焦仲卿家在哪里,他们向西指着说,在皖河对岸,与焦刘墓地仅仅一河之隔,名叫焦家畈,现属潜山市。农耕时代,人们生活的圈子一般不大,娶媳嫁女不会太远,焦、刘两家相距不远,倒也合情理。

我与《孔雀东南飞传说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智海老师通了电话。他告诉我,刘家山又叫刘山,是刘兰芝曾经生活的地方。刘家山离焦家畈有两里地,隔着一带皖河。焦刘合葬墓历史很悠久了,至于华山,他没有听说过,应该就在墓的附近。民间传说,焦刘殉情后,两家在小吏港一个叫乌龟墩的地方,找到了一方高地,将二人合葬在一起。之所以没有葬在焦家畈,一个原因是焦家畈是圩区、地势低洼,动不动发洪水;再说刘兰芝生前被休回娘家,她也不会愿意回去。李老师还说,焦家畈现在没有一个姓焦的,小吏港也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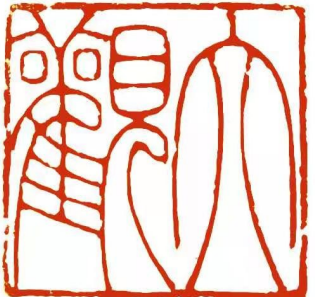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焦母霸道、不讲理,造成了焦、刘的爱情悲剧,至今在这一带,还把那些胡搅蛮缠的人称为“焦八叔”。怀宁民歌里有一首《莫怨命运差》,直刺焦母:焦八叔,焦八叔,莫怨自己命运差。好儿好媳你都有,只怪自己容不下,容不下。原来心里有个“叔”,杈掉了她叔,杈掉了儿子,看你再往哪里杈?

查阅当地的民间歌谣,涉及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有25首,小调10首,骂焦母的居多,甚至骂她是“母老虎”“老妖婆”“吃人都不留骨头”,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专制家长的痛恨。在当地的民间传说里,也说焦母是一个有名的泼妇,是一个惹不起的角色,在当地有“女八叔”的浑名,因为她的丈夫姓焦,人们便叫她“焦八叔”。其实,在传统社会,这样的婆婆村村都有。我们看吕剧《李二嫂改嫁》,剧中的婆婆“天不怕”与焦母何曾相似!那个时候,女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,社会交往面很窄,婚后活动圈子基本上都在家里。她所关注者,除了公婆、丈夫,就是子女;她能或者可以说以欺压者,大多是儿媳妇。法律也赋予了婆婆以很大的专制权。即使按照风俗习惯,婆婆也有欺压儿媳的心理基础。俗话说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”,做媳妇时受婆婆压迫,一旦自己做了婆婆,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压迫儿媳。从这方面来说,刘兰芝的遭遇,也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遭遇;人们同情刘兰芝、痛斥焦母,也是对封建家长制度的憎恨。

孔子曾说“多闻阙疑”,今人常说“孤证不立”,按照这个原则,我还要进一步搜寻材料。回到安庆市区后,在同市政协主席方宣、《安庆民间文艺大典》主编华成寿座谈时,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。在场的安庆民协秘书长张建曾去过焦、刘墓地,对民间文学有一定研究。她说,作为安庆人,对我提出的问题应该了解清楚。经过多方咨询、调查,几天后,张建给我发来微信,告诉我,小吏港焦、刘合葬墓一直在原地,不曾迁移过,而且是唯一的。按说,刘兰芝生前已被焦仲卿休弃回家,死后只能葬在刘家的地盘,像她这种自杀而死的,多数会被葬在乱葬岗,而焦仲卿死后,也只能葬在焦氏墓地。从传统的丧葬习俗上来讲,焦仲卿是男子,不是上门女婿,绝对不可能葬到女方家。民间传说,焦母的女儿即焦仲卿之妹焦月英为他们主办丧事,将他们合葬在了一起。焦家田多地广,焦、刘合葬地在小市背后一块山地上,当地人称为乌龟墩(风水好),可能当时该地为焦家所有。焦家畈现在已无焦姓,据说民国时期还有几户,也迁往外地,不知所踪。

在中国的文学宝库中,有不少鲜活的女性形象,如西施、罗敷、花木兰、林黛玉,但像刘兰芝这样的直接反映老百姓的家庭生活、婆媳关系的女性形象极少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故事至今在百姓中广泛流传,被人们津津乐道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,不论乡村还是城市,“焦母”还大有人在。在新闻媒体上,坊间传闻里,我们还会时不时听到,相爱的年轻人因为家长的极力反对而难成眷属,离家出走甚至殉情。《孔雀东南飞》最大的现实意义是,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我们,也要时刻警惕自己,不要做焦母那样的把子女看成自己私有财产、动辄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管制、束缚、“塑造”孩子的家长!

也许有人会说,《孔雀东南飞》就是一篇民间叙事诗,焦刘的爱情悲剧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,没有必要去当真,更没有必要去探寻传说背后的“真实”。其实,民间传说虽然有较强的虚构性,但是都与实有的人物、事件和地方风俗相联系,是在真实的人物、事件、地方风俗的基础上,通过民间智慧和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形成的,我们完全可以从雪泥鸿爪上找到“真实”的信息。即使找不到源头,也总能找到流痕。而探寻过程本身,也是民间文化一次活生生的薪火相传。更何况,民间传说作为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真实,对于社会教化、民众审美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。



## 安庆寻古记

侯仰军